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12月25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式成立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作出更大贡献。”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院长,也是一名导演,我们身上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话剧作为“站着说话”的剧种,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也在努力进行创作。

国家话剧院最近创作的一部话剧《苏堤春晓》,是与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文广集团、杭州演艺集团和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共同创作的,以两次赴任杭州为主线,串联起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演出之后一票难求,一直受到观众欢迎,最近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前几天票已售罄。这样的古典题材,中国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东坡先生的一生,他的美文,以及北宋的审美气象,在舞台上的创造确实受到了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喜爱。从这一点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现在真是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发展阶段。

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要认识中国演剧的流变,首先要认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谈到,中华文明具有五种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舞台艺术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创作人员。

从先秦的“优”、汉代“百戏”到唐代“参军戏”、宋金“院本”,从辽金“南戏”、明“传奇”到600年前的明“昆曲”、200年前的京剧,中国演剧的流变是上千年的传承。

中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歌大国,中华民族是感性的民族,大的感性产生大的深刻。所以从思想性上讲,中国戏剧往往是明德与义理共生,浩然之志与坚贞操守并存,让老百姓能够在看戏的过程中寓教于乐,在亦庄亦谐内,在亦悲亦喜里,感悟中国道德精神,感受人生的况味和道理。

从宋金院本开始,中国戏剧的文学性越来越强。到元杂剧,由于中原知识分子反对元蒙统治,对抗性开始在元杂剧中出现,比如著名的《窦娥冤》。《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是男性,他同情遭遇不幸的民女被冤屈,所以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种强大、极端的冲击力。怎么体现这个“冤”?就是无论南方北方都很罕见的六月飞雪、大旱三年和人头砍下之后的血溅白练。

又如《西厢记》,红娘给崔莺莺和张生促

成了一段婚姻,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的场景是在寺庙,张生和崔莺莺在寺庙里眉目传情。寺庙是很庄严的地方,为了能够突出反封建的这样一种突破性,它把对抗式的感受放到场景和人物之间的极端性上。

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8个人为保护一个孤儿英勇地献出生命。这里的孤儿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寓意呢?《赵氏孤儿》的故事始自《左传》,后《史记·赵世家》亦有记录,那么到了元代纪君祥先生这里,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但是以古喻今,故事之中有着强烈的对抗感,这个对抗就是中原知识分子誓死捍卫儒家文化,所以这个孤儿就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言,成为元代的一个现实主义故事。

到了明代,有了明传奇和昆曲,中国人想重新接续上两宋甚至唐代的浪漫主义精神,使其重新回归到明代的创作传统之中。比如昆曲剧本《牡丹亭》,汤显祖有一段关于爱情的描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一个跨越阴阳的故事,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识生情,此后思念成疾而死,被埋葬梅花观中。后柳梦梅果然来此,她随即复活,冲破封建家长的阻挠,与梦梅结为夫妇,实现了自己美好的愿望。正是因为剧本故事采用了浪漫主义结构方式,产生了这样一部传诵至今的昆剧作品。

从唐诗宋词到明昆曲,再到200年前京剧的诞生,这其中存在着浪漫主义的“结构”。“结构”,在唐诗中,在我们这个诗词大国里,在中国的演剧流变的文学性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朝辞白帝彩云间”是天上事儿;“千里江陵一日还”是指在河上漂流,是地上的事儿;“两岸猿声啼不住”是旁边的声音,也可以比喻成诗人当时所处的情境——流言蜚语等;“轻舟已过万重山”,意指已经走出很远。有时候,我们常说的一种心胸、一种豁达,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就是诗人以情写景、以景生情,感悟人生。之所以讲这首诗,是因为要讲它的结构。其实唐诗的结构没有我们现代所谓的“逻辑”,可是我们中国人都会背,这是因为它是结构性的,是中国浪漫主义的结构,这就是我所得,大的感性产生大的深刻。为什么中国孩子都会背唐诗?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具备诗词大国的一种感性的、大浪漫主义的结构思维,这种思维深植在我们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说到宋词,我来举柳永的《八声甘州》这个例子,它和李白的诗有相近之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天上事儿,“一番洗清秋”还在天上走,“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才到水面上,“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残照当楼已

经有楼台这样的感受。柳永的这首婉约派的词,同样是从天上走,到宋词的时候就缠绵了很多。我们形容汉唐是“刀砍斧剁”,格局非常大,气势巍峨,但是到了宋词的时候,结构性地向散文化上走,“诗词”到了“词”的时候就略显“粘稠”一些。

从明之后,到四大徽班进京,至京剧的形成,京剧的唱词就美妙了很多,而且越来越与时俱进。比如《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词曲非常清丽,既有在世俗化的语言运用上的一种逻辑在其中,同时,词也非常的美妙,就像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慢慢在演变,语言的方式也在演变。

中国演剧的流变受到四种文化的审美影响,也就是中国式演剧的美学构成,一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和之美,二是受楚骚文化影响的跨世之奇,三是受道家文化影响的超脱之虚,还有禅宗文化影响的意境之说。“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这样的一种意境、格局,也是中国式演剧观中很重要的假定性,产生了中国戏剧的形式和变化。独特的审美构成演变为综合艺术、舞台艺术,通过不断地传承与发展,让大家看到厚植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的舞台艺术的流变和发展。

中国话剧在117年前由李叔同先生从日本春柳社引进中国,话剧是个舶来品。古希腊戏剧是源于祭祀。对于宇宙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会觉得像狄德罗说的,“人类是渺小和伟大的结合体”,所以对天文的发问,西方对自然科学是很感兴趣的。对于中国戏剧的起源,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于模仿狩猎舞蹈,戏剧的“戏”字繁体是“虚戈”,“虚、戈”即装束,要装一条龙,扮一只虎,而不是真的龙和真的虎上台,所以中国戏剧在“似非而是、似是而非”之间,有着一一种高妙的表现主义美学气质的表演艺术。

当前,在戏剧方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要求,特别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重塑中国的表演艺术精神是这个时代中国艺术家们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中国话剧是

“站着说话”的剧种,传到中国100多年了,对于语言的这种流变,我们的语言方式做到了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我们剧院一票难求的《青蛇》——以青蛇的视角看待600年的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北京法源寺》——根据李敖先生的小说改编的清朝的故事,以及最近一票难求的《苏堤春晓》——讲苏轼大人的一生故事。“站着说话”的这个戏剧,在国际艺术节、国际戏剧节上,特别是国际艺术节占50%,全世界艺术家的舞台剧都是“站着说话”的这个剧种。话剧是舶来品,是国际项目,但中国话剧,“China Theatre”,目前在国际艺术节上声音甚少。在除电影节之外的,大的国际艺术节和大的国际戏剧节上,我希望能看到“China Theatre”的身影,我们也在不断地努力。我们不要自行设置障碍,担心字幕的问题、翻译的问题。

举个例子,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进北京演出,在首都的儿童剧场演《奥赛罗》,没有一个观众缺席,也没有一个观众走掉,一开始看英文字幕,看着看着就不看字幕只看表演。希腊国家剧院在天桥剧场演出,一票难求,虽然观众什么也听不懂,但还是一直看到完。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戏剧节上,我看意大利著名导演罗密欧·卡斯特的奇《埃及记》,真是什么也听不懂,甚至没有字幕,但是就这样演着,没有观众缺席,因为太震撼了。

文化自信,需要艺术家深刻地感知五千年文明带给我们的优秀文化资源。我们的语言逻辑,我们的语言传承,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诗词大国的语言魅力,需要让世界人民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努力。中国国家话剧院还在路上,继续以中国“站着说话”这个剧种,争取把“China Theatre”演到世界上去,弘扬中国的文化精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艺文丛谈

告别

刘小宁

在山东省东营市,濒临渤海湾,黄河,正向她流经的土地告别,向她养育的人民告别。

君不见黄河之水上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高天到大海,千万年沧海桑田,千万里奔腾汹涌,从这里,她将走完最后的行程。

前方不远就是渤海,她放慢脚步,波澜不惊,层层浪花里是无尽的眷恋和不舍。

这是一场历经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告别,那条从青藏高原古宗列盆地流出的冰川溪水,不拒细流,集纳百川,切断腾格里沙漠,劈开山川峡谷,将自己嵌进华夏土地。她倔强,无数次折返回头,她任性,无数次泛滥改道,造就了广袤富饶的黄河两岸和华北平原,冲积出美丽的黄河三角洲。山川不移,她与脚下的土地唇齿相依,但黄河源远流长,远在巴颜喀拉山下的溪流告诉她,一切成就快乐和艰难坎坷皆成过往,大海是你的归宿。

这是一场跨越千万里奔腾不息的告别,流出扎陵湖、鄂陵湖的潺潺溪水,像娴静美丽的少女,平缓温柔,清澈见底,浇灌广袤无垠的草原,哺育藏羚羊、牦牛和雪豹,为辛勤劳作的人们沐浴。在青海甘肃的崇山峻岭间,黄河九曲,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水不湍急,风不凛冽,有看不够的青山绿水。在河套平原,她像母亲,用乳汁滋养千里沃野和勤劳善良的人民。在晋陕大峡谷她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浊浪排空,塑造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品格。在小浪底,她走出大山,抖落掉浑身的泥沙,还中原国土大河安澜,风调雨顺。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万个春秋,她在黄河两岸播撒文明的种子,创造了繁荣璀璨的历史文化。千万里奔波,历经艰险,与华夏儿女的苦难与辉煌、奋起和强盛共命运。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饱含着母亲河的无私大爱和付出。但黄河源远流长,远在巴颜喀拉山的溪流告诉她,一切成就快乐和艰难坎坷皆成过往,大海是你的归宿。

黄河入海,东营市人民为她举行了庄严又多彩的告别典礼。水进人退,东营建成了15万公顷的黄河入海口生态保护区,其中有海岸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浑然一体。我们站在黄河北岸的观景楼上俯瞰,水域宽阔,微波荡漾,蜿蜒东流的黄河去往遥远的天边,黄色锦缎般的河面上,点缀着疏密有致的帆船,还有天空翱翔的雁与鸥的倩影。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像绿色的丝绒挂在黄河两岸。满滩遍野的黄须菜,到了秋天,这原本绿色的碱蓬草就成了铺在黄河脚下的红地毯。还有郁郁葱葱的柽柳林、刺槐林,摇曳多姿,在向远去的黄河致意。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是鸟儿的乐园,有中华白鹳、丹顶鹤、天鹅、金雕、红嘴鸥、豆雁等360多种鸟类,号称全球鸟类的“国际机场”,但见鸥飞燕鸣,鸕鶿起舞,大自然的精灵们表演着绝美的舞蹈和绝妙的歌唱,为黄河送行。

我们的游船随着黄河一路前行,期待看到河海相拥的景观,船上的游客们很有些兴奋和激动,而脚下黄河的脚步却是凝重舒缓。她眷恋大地,深爱着与它朝夕相伴的一切生灵。一路前行,河面越来越宽,两岸的绿色不知不觉间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即使在此刻,黄河仍然用尽全力,将每一粒沙尘留下,每年为华夏造出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千万年来千万里,带着流不尽的深情、斩不断的牵挂,黄河缓缓冲入碧蓝的渤海,呈扇形铺展开去,此刻,河的金黄和海的蔚蓝在我们眼前相撞,翻卷起白色浪花,浪涌船动,河海交融,黄河投入大海的怀抱,向洋而生。

在东营的最后一顿晚饭是牛肉拉面,走进这家餐馆,迎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彩色摄影照片,画面是蓝天白云下,黄河在绿色的草原上蜿蜒流淌,下面有一行大字:“天下黄河贵德清”。餐馆老板娘已届中年,气定神闲,得知她是青海省贵德县人,那里是黄河离开源头不远就流过的地方,黄河陪伴她长大,是她生命的伴侣。虽然贵德家乡距离东营有约2000公里,但不论多远,黄河依然在她身边,她不能离开黄河,她要追随着黄河的脚步,陪伴她,守望她。



我见我闻



烟火人间

高山,大山,群山,星罗云布地分布于无限的大地上。从空中向下鸟瞰,高山大川以其伟岸之身,耸立于云彩之上,站在高山之巅看连绵的群山,就像一粒粒蓝宝石串在一起的项链,给大地以景象万千的风光。无论是高山的险峻、大山的巍峨,还是群山的壮观,无不都是大地的脊梁,以岿然不动、稳如泰山、坚忍不拔的外形和内在力,无不凸显一个民族的力量。

进入岭南的南粤大地,少见高山峡谷,然而在广西与广东的接合部的云浮市,却形成了一个气象万千云雾环绕的神奇群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句话用在云浮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语言。

2014年7月10日,新闻媒体发布了一条轰动考古学界的重大消息,在广东云浮郁南县磨刀山发现了旧石器遗址,该遗址确定为北回归线以南发现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为旧石器遗址。在古老的华夏,有着为数不多旧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早期的有丁村遗址、山顶洞人遗址、白莲洞遗址、许家窑遗址等,怀着对人类进化的好奇驱使,我先后到过“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巫山猿人遗址”,见证了人类进化的发展足迹。

2024年的春天,在木棉花盛开的季节,我来到了南江环绕的磨刀山,走进了磨刀山遗址展示馆,从还原的磨刀山人的图像、生活的场景和工具中,我仿佛找到了与磨刀山人的对话窗口,踏着磨刀山人的足迹一路追寻,沿着缓慢上升的公路,来到了磨刀山遗址现场,面对满山翠绿的青松,漫山赤红的山丘,发掘过后的遗址现场,大红色的长长短短的条纹依稀可见,震惊之中,时光的列车飞快地倒流,一幅波澜壮阔的岭南人祖先不断进化的历史画卷徐徐打开。

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岭南人的先祖们面南江倚磨刀山而居,他们或像今天的飞鸟一样栖身于树,或依地就势住于岩洞;没

云浮的历史天空

钟法权

有避寒遮雨的衣服,他们就靠狩猎获得的兽皮披在身上;脚上自然无鞋可穿,赤足是生活的常态,在没有发现钻木取火之前,一定是茹毛饮血。这可不是我凭空的想象,考古中发现的一件件旧石斧、石手镐、石砍砸器、石刮削器无不都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原始工具,可见磨刀山下的原始岭南人,不仅聪明,而且是生活的能手。

站在大红色的土地上,听着不绝于耳的松涛声,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看到了岭南古人用云浮特有坚硬的云石磨制成飞镖,在林海中国猎的吆喝声,石飞镖在空中飞越的嗖嗖声;栖息在树叶上,卷着树叶与百鸟和鸣的欢唱;夕阳西下,南江沐浴击水的畅快高歌。

越是原始的历史,越是接近人类的本质。磨刀山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广东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还将广东人类活动从距今13万年的“马坝”时代,及距今60万年至80万年“北京人”提前了几十万年。可见,云浮的“磨刀山人”既是广东人祖先的发源地,也是岭南人间烟火的兴盛之地。

登上云雾山顶,看到的不仅仅只是云雾中翡翠般秀美的群山,在云雾曼妙的诗境中,让人每每时刻都能感受到云浮的历史文化升腾的氤氲气息。

斗星转移,历史的天空进入到了盛唐时代,一个佛教兴盛的时期。在云浮的新兴风景如画的龙山也兴建了一座“报恩寺”,兴建“报恩寺”的人,不是云浮当地的官人,也不是家有良田万顷的富商,而是享誉佛界的六祖惠能。说起六祖惠能,还得从他的父亲讲起。大唐贞观年间,担任监察御史的卢行瑋被贬

新州夏卢村,与邻村一个贫困家的女子李氏结下百年之好。唐弘道元年,六祖惠能为报效父母恩德,命弟子将自己新州风景秀丽的龙山故居改建为“报恩寺”,并修建了报恩塔,报恩寺完工后,六祖惠能从曹溪宝林寺回到报恩寺亲任主持,直到圆寂。

六祖惠能是禅经悟道的大师,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禅语不仅受到了五祖弘忍禅师的高度赞赏,从此成为他的禅宗经典,如今镌刻在国恩寺最醒目的石头上。六祖惠能是一个没有上过私塾的僧人,但他悟性极高,武则天曾下诏书请六祖进京弘扬顿悟禅法,六祖惠能知道当时武则天身边已有大师弘秀做辅,便以年老而辞谢,为了不违圣旨,六祖采取口授佛法的方式,由钦差大臣记录成文呈报武则天。“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獐猿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就是《六祖坛经》经典禅语之一。武则天见后颌御旨,赐袈裟,拨专款,扩寺院,题写“敕赐国恩寺”匾额,以示敬仰嘉许。

从此国恩寺的袅袅香火与龙山的彩云融为一体,寺庙的诵经声,禅宗文化滋润着云浮和南粤大地的人们。

地处岭南西北部云浮,虽群山环抱,但并不封闭,总是得风气之先,云浮人心怀献身报国的使命,得以英才辈出。

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明嘉靖年间,陈璘出生广东翁源,后随父母落户今天的云浮市区,明嘉靖末年,选拔为朝廷武官,他的一生主要战功无不都是与抗倭相关。万历二十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鲜,陈璘奉命领水师抗倭援朝。在万历二十五年

的抗倭战斗中,他总领水兵13000余人,战船数百艘,出兵援朝,他先是猛攻敌占险要岛屿,万露梁大捷一仗,明军大败日军,生擒日军将领平正万、平秀正等,敌军退守锦山、乙山等地负隅顽抗,陈璘率兵乘势追击,以三战三捷的战绩取得出兵朝鲜的胜利,成为当时亚洲海战史上著名战役之一,也因此名列抗倭名将史册,成为像胡宗宪、戚继光等人一样的民族英雄。

走进石麟山下的云浮烈士陵园,跨入双层牌坊的大门,在众多的烈士图像中,我没有想到云浮会有那么多的烈士,没有想到邓发会排在云浮的烈士之首,过去我只是在影视剧《长征》等大片中见过邓发英俊刚硬的形象。邓发因为家境贫苦,长大成人后便离开云浮到广州打工谋生当杂工,后到香港,在英国的军舰上做厨工,1922年参加海员大罢工,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长征途中负责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工作,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叶挺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而遇难。

陪同一旁的区作协主席骄傲地说,云浮不仅历史文化丰厚,拥有岭南四大书院,而且红色文化在南粤大地同样享有盛名,土地革命战争的早期,云浮就打响了三罗武装斗争第一枪,如今建有“三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旧址、粤中独一团成立旧址、中共云浮罗阳边区工委旧址。邓发就是从云浮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之一。自然而然云浮涌现了一大批红色革命者,诸如被誉为“红管家”的叶季壮、游击司令李镇靖、“三罗”武装斗争指挥员吴桐、粤中支队队长麦长青等。

烈士纪念馆的牌坊前,湖水碧清,杨柳低垂,石桥楼榭,让人顿生无限的遐想。此刻,我从云浮云蒸霞蔚的天空中读懂了云浮的历史。(作者系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